

# 我的老師李亦園院士： 一位辛勤的文化人類學界園丁

陳 中 民

俄亥俄州州立大學人類學系

1999年，我的老師李亦園院士以其近半世紀研究文化斐然的成績榮獲中華民國行政院頒發行政院文化獎。授獎之後，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又以另一筆經費，商請了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漢學研究中心和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共同承辦一個國際性的研討會。有鑑於李院士對漢文化研究的豐碩成果，美國俄亥俄州州立大學的東亞研究中心及臺灣的施合鄭民俗文化基金會也踴躍地參加了這個學術研究會議的籌辦。邀請了海內外近百位學者在五月廿八日至卅日假臺北國家圖書館舉辦了一場以社會、族群及文化展演為主題的學術研討會，由參與的學者發表，討論切合大會主題的論文廿四篇，並由許倬雲院士以「試論社會、族群與文化」為題作專題演講。藉以宏大李亦園院士對這些學術課題研究的成果，並慶賀其榮獲文化獎的盛事。

當時在學術研討會所發表的論文如今已分別由各個作者修訂，補充完竣，即將出版之時，我自告奮勇地要求撰寫這篇後記。我之所以斗膽自薦是有些「歷史」原因的。所以，讓我先從憑什麼我敢如此「冒進」說起。

在李亦園院士眾多的及門弟子當中，我大概是一個受業時間最長，最讓我的老師煩神費心，同時也最受老師呵護、提攜的學生之一。從亦園師自1961年到臺大代課開始，到四十多年後的今天，雖然因為我出國進修就職異域而與老師在空間上地分中美，在時間上聚短離長，但是亦園師對我這個老學生的教誨、呵護；老學生對恩師的尊崇和仰慕，從來沒有因空間的隔離而疏遠，反而因時間的延續而篤實。我們這份在臺大的課堂上，在南港的研究室裡，在彰化伸港及馬來亞麻坡的田野工作之中培育出來的師生之情，在我看來是

非常特別的，是任何一個學生都想求之而不可多得的際遇。因為，亦園師不但為我們傳文化之道，授人類學之業，解許多人生之惑；同時也不斷的以鼓勵的方式，呵愛的態度引導，提攜我這個不太成材的老學生。

由於我和亦園師有這樣一段歷四十年而彌新的師生情誼，所以我覺得由我這個老學生來談談亦園師的為師之道、治學之法，雖然不見得一定會比其他的同學們所能寫的更為周延，或許會比學弟學妹們所能記載的較為親切一點！

### 一個認真、熱心的老師

第一次見到亦園師是在臺大文學院的一個大教室裡。當時為我們大一學生講授「人類學導論」的凌純聲老師因為他在中研院民族所的所務繁忙，特別商請了他的高足，剛從美國哈佛大學學成歸國的亦園師來替他代課。同學們知道代課的老師是新從哈佛回來的李先生後，都很興奮，也都有一股企望，很想看看這位「取經」回來的老師到底有什麼新法寶。記得我們大一下學期剛開學不久的一天，凌老師笑容滿面地帶著一位年輕的看起來像是一位助教的先生走進我們的教室，很自豪地介紹了他年輕有成的高足，說是一位學識通達教學認真的老師，希望我們要認真聽課……。

從那一天開始，李亦園先生就成了我們的業師。同時也開始了他先後在臺大、清大將近四十年的教學生涯。李先生的課果然一炮而紅。以有組織、有條理的教材，用親切趣味化的方式井然有秩地為我們講解。很快的，李老師的導論課就成為同學們愛聽的一門功課。雖然李先生回國後的「正業」是民族學研究所的副研究員，但是從 1961 年開始，他用了很多的時間，更多的心血到臺大考古人類學系來教課，為臺灣的人類學界培植新苗。在課堂上以新穎充實的教材，清晰熱心的講解，妥貼趣味的例子，亦園師把幾個被大家認為是冷門的課題很生動地教熱起來。記得在 1970 年以前臺灣的各個大學之中，大約只有臺大、政大開了文化人類學的課目。30 年之後的今天，我雖然不能明確地舉出數據，但我知道大部份的大專院校都設有文化人類學的課程。臺大、清大甚至於設有研究所及博士班。文化人類學在臺灣的普及，亦園師不但起了承先啓後，接棒傳薪的作用，同時也是一位耕耘最勤奮栽培最

用心，收穫最豐碩的園丁。當年亦園師在臺大、清華熱心培育的「新苗」中，有很多已在國內、國外發展成了人類學界的秀麗之材，而辛勤的老師也成為國際上以研究中華文化而著名的一棵根深葉茂的長青樹。

除了人類學導論之外，亦園師當時在臺大開了一系列的新課。他的「原始宗教」、「應用人類學」、「東南亞民族誌」不但是考古人類學系及研究所同學們喜愛的功課，同時也吸引了許多外系的同學們。誠如老師所說的：

幾門功課都頗受同學們的歡迎。尤其是「原始宗教」一課，算是臺大很「叫座」的功課。常有本系以外，理、工、農、醫學院的學生都來選修，經常教室滿座。（李亦園 1999: 32）

能夠把冷門系的功課教得「滿座」，教得近悅遠來的主要原因在於亦園師能常常更新教材，透徹講解，同時又肯在課餘熱心地輔導學生。當時亦園師以兼任的身份每星期到臺大授課一次，通常老師的課是排在星期四的早上。由於當時南港到臺大的交通並不是十分方便，亦園師每個星期四都起個大早。趕搭中研院的交通車由南港到臺大。到臺大的時間大約是早晨七點五十分左右，比很多上學的學生到校的時間還早些。接著大約是從九點開始，老師為我們精彩而充實地講授二個小時的課。亦園師的課可以說是教的人興致勃勃，聽的學生則是全神貫注，心領意會。回想起當時上課的情況，雖然不是堂堂天花亂墜，但確是每堂課都有新知識可學，有新問題要思考。當時我們只知道亦園師「有料」，教得好，不知道老師為教課而付出的許多心血。亦園師教學成功的秘方我們一直到畢業以後，到民族所參加工作時才有機會領悟。原來老師每個星期三的下午就關起他研究室的門，謝絕一般的訪客，專心地為明天的功課做準備，撰講義。星期三的晚上老師通常也不參加一般的社交應酬，為的是要好好地休息，以便次日能全神貫注教課。亦園師敬業的精神，用功之勤，一般的同學大多在上學的時候並不了解，一直等到我們自己畢業以後，也開始為人師的時候向老師請教如何才能把書教好，老師才告訴我們他的秘方！亦園師成功的秘方除了用功勤奮之外，據我的觀察還有其他幾味非常有效的「藥引」呢！

亦園師除了在課堂上引經據典的講解外，常常能舉出人類學理論和我們日常生活中相關的一些例子，讓學生領悟到人類學並不是一門生澀，「不食人

間煙火」的學科。同時也能依老師所舉的例子，自己思考身邊的社會現象，達到觸類旁通，「學以致用」的效果。課堂上二小時的授課之外，老師也經常願意在下課之後和同學們在校園裡，草坪上交談，讓我們有更多的時間問問題，談心得。當時亦園師班上的學生都知道兼課的鐘點費完全沒拿回家「繳庫」，而是統統花在學生的身上。我們經常揩老師的油，讓老師「請客」，帶我們吃小館子，或是到臺大福利社吃夾心冰淇淋，喝臺大農場的鮮奶。有時大伙也跟著老師到當時有名的「明星」咖啡館去豪華一番。老師請客，學生除了飽吃一頓之外，往往也在融洽輕鬆的場合之中學到了許多在教室裡學不到的東西！我們除了在臺北揩老師的油之外，也常常有機會到老師南港家裡吃師母劉時蕓女士可口的美味。老師經常鼓勵我們到南港去看書，聽演講，好讓我們多沾一點民族所的書卷氣。我們也十分樂意地搭上中研院的交通車到南港去參觀、看書。只是每次到下班的時候我們在老師一請就來的狀況之下，又毫不客氣地出現在老師的客廳裡，常常讓師母在下班回到家裡時才發現家裡突然多了幾個肚量不小的客人。在這種情況之下，師母總是笑容滿面的招待我們，高高興興地為我們張羅好吃的，讓我們這些大孩子有個家庭式的聚會，聽老師講他在美國留學的趣聞逸事，談臺大人類學界的掌故。在輕鬆和樂的環境裡，我們不但飽了口福，同時又學到更多在書本上不容易學到的知識。

由於亦園師的本職是民族所的研究員，所以他經常下田野做調查。田野工作除了為他的教學提供了許多活生生的材料外，老師也喜歡在可能的情況下帶著同學們到他工作的田野去參觀、實習。當時老師正在主持宜蘭縣南澳鄉泰雅族的一項集體研究計畫。經常趁著學校的假期，邀請同學們到南澳參觀民族所的各位學長們的田野工作。讓我們親身體驗人類學田野工作的樂趣，學習如何在異文化的情況之下調適自己的角色，使我們既能保持客觀的研究者的立場，同時也能入鄉隨俗地把自己轉化成易於讓被研究者接納的參與者。這些難得的經驗讓我們有機會體驗了許多課堂上學不到的田野工作技術。當我們這批學生由臺大畢業後分別到國外的各個研究所進修時，我們很高興地發現當時在臺大考古人類學系所得到的培養比起美國同班同學在他們大學本科所得的教育有更豐富的內容，更踏實的田野經驗。當然，這都是當時在臺大考古人類學系任課的各位老師辛勤教育的功勞。但是亦園師以兼任

教授的身份，為學生的教育而付出的精力和時間，比起其他老師來有過之而無不及！

以上所說的是我在臺大當學生，在民族所當助理幸遇恩師的一些浮光掠影。我知道我的經歷並不特殊，亦園師自 1961 年開始教書以來，培育了許許多多中國文化人類學的秀才良棟，他們的經歷雖然不會和我個人的一模一樣，但是我相信同學們都在亦園師身上看到了一個師道的典範，感念老師認真熱心的教導。

### 一位能由「小」見「大」；能以「通俗」詮釋「精萃」的文化學者

亦園師自 1953 年由臺大畢業後就在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擔任專職的研究工作，於 1998 年由民族所研究員的身份榮退。但是他的研究和著作的工作從未間斷過。更難得的是他在過去的四十七年當中，先後在民族所，在中研院，在清華，在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擔任了多項繁重的行政工作。但是他既沒有放棄教學，更沒有放鬆找材料，做研究，寫論文的工作。因此，亦園師對中國文化、人類學理論的創見甚多，先後在國內外的學術刊物上發表了 160 多篇論文和 17 本專著。其用功之勤，貢獻之大，在今日的文化人類學界裡是難有能望其項背的。就拿亦園師在 1984-1990 年間在清華大學創立人文社會學院的「清華時期」為例，在短短的 6 年的時間內，亦園師在繁忙的行政教學工作之外，先後發表了 46 篇精彩的論文，由允晨叢刊以《文化的圖像》為題編成上下兩冊問世。

亦園師論文的素材都是一點一滴的從田野工作中搜集而來的，所以他的論文都是言之有物，以實際的文化現象，社會問題來支持他的理論。從 1953 年開始，亦園師先後在臺灣山地部落、漢人的農村城鎮、南洋華僑的社區做了多次人類學調查。調查的重點因旨趣的不同而時有改變。早期大多是民族誌式的描述，中期以後大多是以對某一文化制度，如宗教信仰，家庭親族組織，社區領袖人物的形成，文化的抽象表徵或是文化社會制度的變遷為主題。近年來，隨著經驗的累積，亦園師思考的問題也更顯原創性。由文化的圖像進而追探文化的文法。在沒有談到亦園師近年對中國文化文法的創見之前，讓我們先看看其他論著，談談這些論著對研究中國文化的貢獻。

如果我們把亦園師數十年來先後發表的論文粗略地分類一下，我認為可以分爲「通俗性」和「專業性」兩類。一般的人類學者大多把他們的精力集中在著述專業性的論文，不肯花太多的筆墨來寫通俗性的文章。亦園師則不同，有感於文化人類學在中國學術界中的冷門地位，亦園師充分地發揮了「應用人類學」的真諦，親身實踐了他在課堂上教給我們的觀念和理論，把人類學的知識活生生地應用到現實的社會裡。在這方面，亦園師寂寞地扮演著播種者的角色，編著了《文化人類學選讀》、《人類與現代社會》、《現代化與中國化論文集》等書，把文化人類學的觀念、理論和研究方法「推廣」起來。除了專書的編著之外，亦園師也經常以精彩的文章討論臺灣的社會和文化現象，展示文化人類學與現實社會的關聯性。透過他的生花之筆，亦園師逐步地把文化人類學的理論由學院裡「推銷」到廣大的群眾當中，借著通俗文章的發表，慢慢地被認為是「冷」門的文化人類學加溫升熱，使一般的讀者對這門重要的學科有了比較正確的認識，也體認到文化人類學對研究現代社會、文化所能做的貢獻。由於亦園師辛勤的耕耘，文化人類學在今日的臺灣也才有現階段的發展。

亦園師在當代的文化人類學界裡以其對漢人民間信仰系統及儀式行爲和對中國文化體系特質的精研而著名，所以我想以老學生的身份在這裡簡單地介紹一下我的老師在這兩個課題的造詣：

### 1. 漢人民間信仰的研究

亦園師對民間信仰研究的過程及成果，大概可以用「由小見大」、「由俗論精」八個字來形容。從 1965 年他在彰化泉州厝開始研究乩童起，亦園師對臺灣民間宗教的研究熱心從未冷卻過。相反的，隨著研究經驗的累積，使他更有系統地和有組織地擴大了他田野研究的範圍，搜集了更多更新的資料。在過去的卅幾年，亦園師以民間信仰爲主題的論文很多。早期的論文討論民間信仰的理念和儀式，分析民間信仰對個人心理平衡，對社會和諧的種種功能。近年的論文則以民間信仰的變化及其與臺灣社會文化變遷的關聯、因果爲主題。十二年前，亦園師提出了「李氏假設」(Berger 1988: 9)，以臺灣民間信仰及其儀式行爲中所表現出來的漢人通俗文化的特色來探討存在於小傳統裡促進臺灣企業文化和經濟發展的因素。

自從所謂的亞洲四小龍的經濟在 1970 年代「起飛」之後，國際上研究經濟發展的社會科學家們便開始探尋促進四小龍經濟發展的文化因素。有關這個題目的論著很多，大部份的學者都把他們的注意力集中在他們認為能和「新教倫理」相比的「儒教倫理」上，希望能從中國的大傳統裡找出近年來臺灣經濟起飛的端倪。但是亦園師從他對民間信仰的精深的研究中，及時地提出可以由民間的「小傳統」裡看出的一些與企業精神相關聯的文化因素。並以民間信仰在近年來變化的過程當中所展示的重現實、重功利和敢於積極進取的文化因素來申述臺灣自 1970 年代以來企業的蓬勃與經濟的騰達的過程（參看李亦園 1999: 305）。

亦園師的這個「李氏假設」很快地經由社會學家 Peter Berger 的論述而被納入社會科學學界對東亞經濟發展的文化因素的討論之中。當然，我們大概不可能在民間信仰的小傳統裡找到所有促進近年來臺灣經濟快速發展的文化因素，但是亦園師的這份創見正好校正了一般社會學家們只重視大傳統的偏失，同時也為將來研究同類課題的學者們開闢了一條重要的研究途徑，因而被學者們譽為頗有啟發的「李氏假設」。

## 2. 文化觀和對中國文化的文法的探討

文化是人類學裡一個最基本、最重要的觀念，但是因為文化的內涵非常複雜，研究文化的學者又有不同的觀點，因此在文化人類學界裡有許多不同的文化定義。以一個積了四十多年研究文化的學者的素養，亦園師綜攝了文化人類學家及他自己對文化的體認，提出了他的文化定義，正確地指出文化包括了物質技術、道德倫理以及表達感情安定心靈的精神文化三個面向。這三個方面的文化，亦園師進一步地說，只是文化的素材而已，僅僅是一些可以讓研究者以其感官觀察體驗到的文化表層。亦園師認為在這表層之下，另有一些一般感官所察覺不到的文化的文法與邏輯。因此，當我們研究一個民族的文化時，如果只在可觀察的物質、社群，表達這個層面做功夫，而不能進一步地探討其文化的內在結構的話，那我們就會抓不到研究的重點。因此亦園師認為文化人類學的眞義在於由外而內，由具體而抽象。也就是說研究文化要從外在的，可觀察的層面著手。但是，只了解層面是不夠的，我們應當緊跟著來探索隱藏在層面之下的文化結構法則、文化的文法（參看李亦園

1999: 69-87)。

亦園師建立了上述的文化觀之後，就以他研究中國民間文化的心得整理出一套見解精闢的中國文化的法則，先後在學術會議及刊物裡發表了〈傳統宇宙觀與現代企業行爲〉、〈從民間文化看中國文化〉兩篇重要的論文，並以“The Folk Cultural Foundation of Chinese Civilization”為題在捷克布拉格漢學中心宣講了他由多方觀察，中外例比而整理出來的中國文化的基本文法。亦園師認為中國文化精髓，包括俗民的小傳統及上層社會精英的大傳統，是「均衡」與「和諧」，也就是儒家所謂的「致中和」。而這基本語法處主導漢人對自然事物，對人際關係及對超自然神靈的行爲模式。亦園師的中國文化的文法在他自己發表的論述中已有明晰的論證，用不著我這個老學生在這裡再為老師所畫的蛇來添足。但是我之所以要在此地提出「李氏中國文化的文法」的概念是因為這個概念的形成孕育的過程正代表了亦園師這數十年來由小處著手研究，然後由無數的對小事物的觀察研究之中，整理出精深的原理與通則的治學之法。有了一些從具體的文化現象，行爲模式中歸納出的原理和通則之後，亦園師再把它拿來和中國的大傳統中所講求的原則對比，然後逐步地理出貫穿大小傳統，遍存於中國文化的追求均衡，強調和諧的法則，也就是塑造漢文化的一些「基因」。

亦園師整理出來的中國文化的文法正像中國社科院民族所的何星亮先生所說的是「從大眾文化或民間文化基礎上建構的理論模式」；「它是一套解釋中國傳統文化『為什麼』的理論模式」；同時它是「既能解釋社會運作的規則，又能適用於研究小傳統和大傳統的一套理論。」

何星亮先生對亦園師的文化理論有很崇高、貼實的評價。何先生同時也指出了「李氏中國文化的文法」的一個主要的特色，即文法的整理起自於資料的搜集和歸納；由小傳統作起，進而貫連於大傳統之中。所以它既可解釋中國社會運作的規則，同時也在文化理論當中提出一個值得國內外文化學者深思的課題！

## 結 語

亦園師對中國文化人類學的發展，對中國文化研究在過去的數十年中所



做的貢獻是有目共睹的。亦園師為師之道雖然是他的學生們所親歷、所感佩的，但是坊間好像還沒有什麼文章討論亦園師的師道。做為老學生的我，僅以此篇短文，略表吾愛吾師的心意。同時也利用這個機會敬告老師說：「一個像您這樣用功教學，努力研究的老師、學者。雖然學的是人類學這樣一門冷學科，但您的生涯一定是不會寂寞的。因為您的『師範』、敏學，已經在您眾多弟子的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也在中外學界裡引起了稱許的共鳴！」

### 參考書目

李亦園

1999 《田野圖像：我的人類學生涯》，臺北：立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Berger, P. L and H. H. Michael Hsiao (eds.)

1988 *In Search of An East Asian Development Model*. New York: Transaction Books.